

寻找一块墓地 深度

## 关于爱和死亡，《渺小一生》教我的事 | 寻找一块墓地

爱存在唯一的意义，就是即使它可能远远没那么强大，我们仍然可以去选择它，仅此而已，别无其他。



《渺小一生》(A Little Life) 改编成伦敦西区 (West End) 舞台剧，由英国著名男星James Norton担纲主演。摄影：Jan Versweyeld

端传媒记者 陈婉容 | 2023-07-28

寻找一块墓地

“寻找一块墓地”是端传媒记者陈婉容为《渺小一生》舞台剧拍摄的一组照片，记录了詹姆斯·诺顿在舞台上的表演瞬间。

“寻找一块墓地”是端传媒新开设的专栏，我们希望在这里认真地和读者谈死亡、遗憾、悔恨，但也谈生命、爱、希望，和那些无法解决的道德难题。欢迎[点击订阅](#)。

下文将提及包括自杀、性侵、虐待在内的敏感内容，请斟酌阅读。

## 难道人不过是这样东西吗？

在读完美籍日裔作家柳原汉雅《渺小一生》（A Little Life）后几个月，我读到文学学者、美国作家Roy Peter Clark分析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《李尔王》（King Lear）。《李尔王》讲述年老的不列颠国王李尔王要退位，计划将自己的领土分给三个女儿。大女儿和二女儿贪图财富权位，对老父王阿谀奉承；三女儿歌德莉亚对父亲一片真心，但她的坦白却惹起父亲不满，没法获得她的三分一土地之余还被流放。

故事中段，李尔王发现两个女儿的真面目，已经一无所有的他在暴风雨中流落荒野，身边只有一个弄臣和忠臣肯特，三人在暴风雨中遇上乔装成疯丐的公爵之子爱德加。在第四幕，李尔王对爱德加说：

“你这样赤身裸体，受风雨的吹淋，还是死了的好。难道人不过是这样东西吗？想一想他吧。你也不向蚕身上借一根丝，也不向野兽身上借一张皮，也不向羊身上借一片毛，也不向麝猫身上借一块香料。嘿！我们这三个人都已经失掉了本来的面目，只有你才保全着天赋的原形；人类在草昧的时代，不过是像你这样的一个寒碜的赤裸的两脚动物。”

李尔王在故事开始时还是呼风唤雨的国王，此时却被剥夺了一切：权力、财富、子女的爱、臣子的忠诚。虽然《李尔王》现在公认为莎翁最伟大的作品之一，但数百年前的剧院因宗教原因不喜欢它展现的虚无主义，所以故事被改编过很多次。但Peter Roy Clark却不认为《李尔王》的悲惨否定了作为人的意义，他这样写：在故事之终，李尔王和歌德莉亚都会死去，而在这样巨大的折磨中，“a tragic sense of the human self will be restored”。这句话我还没想到能怎样好好翻成中文，但我认为他说的其实就是，人在一无所有，穷途末路，成为“寒碜的赤裸的两脚动物”时，却回到了“天赋的原形”，重新成为“人”本身，即使那个原形寒酸、赤裸、卑微、不堪一击。

读完Clark写《李尔王》，我大概明白了自己对《渺小一生》小说的感觉。柳原汉雅的这本小说在2015年面世，一鸣惊人，除了入围布克奖（The Booker Prize），还被改编成伦敦西区（West End）舞台剧，由英国著名男星James Norton担纲主演。但有不少评论认为这部小说太过悲惨，甚至称之为“torture porn”或“misery porn”：指作者以不必要地过度折磨主角，来获得某种（廉价的）文学高潮。但我想的正正和Clark一样：在巨大的，像一堵高墙一般的，无可超越的痛苦中，在一切都被剥夺，在死亡是唯一的救赎时，我们正正可以见到人何以为人——那未必是关乎“意义”的那种“why”的问题，而纯粹是一个寻根究底的“what”的问题：人到底是甚么，活著到底是甚么？

尤其是，我不认为《渺小一生》是单单关于痛苦与磨难的作品，如果真的要讲，我认为它的核心是爱：只是小说没有歌颂爱的伟大，反而是以一种近乎残忍的坦诚，直指爱的无能、爱的限制、甚至是爱可以带来的无尽绝望。我常常说，这个栏目存在，是因为我深深相信讲述死亡的故事其实就是讲述爱，而爱也是在死亡面前束手无策的我们，唯一能抓住的救命绳索。《渺小一生》却让我质疑，这种信念，大概也是我自己的一厢情愿。



Robert Dudley的一幅画作，描绘了莎士比亚的《李尔王》中的场景。图：Hulton Archive/Getty Images

## 如果爱是残忍的呢？

有时我觉得，写作的人会陷入一个循环：当你相信了某种叙事的时候，你就会不停的重复的用同一个叙事去理解一切。很久以前，我既喜欢又莫名恐惧奥地利导演米高汉尼克（Michael Haneke）的《第七洲》。其实这个电影没有甚么剧情可言，就是有一家人，他们去购物，去洗车，去学校，去上班，然后有一天，他们辞职了退学了，吃过一顿大餐再毁掉所有家当后，一家三口一同自杀。有很长，很长一段时间，我都怕看到《第七洲》的片段或海报。真正的恐怖，不是在黑夜里伸手索命的魑魅魍魉，甚至也不是让人措手不及的天降的横祸，而是毫无意义地活著，毫无意义地死去。

所以，像《第七洲》这样的，墮入无底深渊的感觉，让我恐惧不已。我非常喜欢看恐怖片，常常自己一个

人进场看恐怖片，而我从来没有怕一出戏怕成这样。而“爱”是一个好得多的故事了：在那些最丑恶，最黑暗蔓生的地方，我们总喜欢寻找爱存在的证据。有次我偶然下听到研究情欲学者Esther Perel说起她的父母在犹太集中营的经历，她说生活在死亡阴影下的犹太人，仍然会唱歌，跳舞，写诗，也还会谈情说爱——我就觉得这个故事太好了吧？痛苦我们都怕，但如果那些痛苦其实是有意义的呢？我想起我翻译的，我研究院老师在癌末时期写下的日志，想起他说的那一句：“如果没有爱，那就甚么都没有了。”他从不讳言自己并不想要病带来的痛苦，但他更怕的是自己因为病而被所爱的人厌弃。在死亡与苦难面前，我们那么殷切地想要捉紧爱，那是人性。

但《渺小一生》里描述的爱，则完全不是苦难的解药，更没有像一道光那样照亮人生黑暗的角落。如果说这本小说有甚么伟大的地方，我觉得就在这里。

小说讲述四个大学好友的故事：律师Jude、演员Willem、建筑师Malcolm和艺术家JB是大学同窗和宿舍舍友，四人都毕业自同一所美国东岸的名牌文理学院（没有说明是哪一所，但他们的圈子都是哈佛、耶鲁、麻省理工等精英大学的毕业生）。Malcolm和JB家境好，但也各有苦恼；Jude和Willem是拿奖学金上名校的穷孩子，前者在司法部门当检控官，收入微薄，后者是个不断试镜不断落选的演员，靠著当餐厅侍应为生。

但《渺小一生》不是典型的，在纽约大都会追寻梦想的大学毕业生故事。小说主角其实是Jude，四人中最聪明，最“天才”的一个。他身世成谜，连几个最好的朋友（包括和他最亲的Willem）都不知道他在哪里出生，哪里长大，父母是何许人，更不知道Jude为何从无亲密伴侣，为何他不良于行，常常跌倒，年纪轻轻但已经不能走楼梯；不知道他为何不时会有让他动弹不得的神经剧痛，也不知他为何一年四季穿著长袖衣物。后来读者会知道是因为Jude的手臂、大腿全都是伤疤，所以他从来不穿短袖上衣或短裤——而且，即使是那些手脚以外的地方，他的身体也无一处完好，全都是被虐待的痕迹。





《渺小一生》（A Little Life）舞台剧剧照。摄影：Jan Versweyveld

在七百多页的篇幅中，作者容许我们逐渐拼凑起主角Jude伤痕累累的一生：在他最应被保护的童年和少年时代，他被无数有名字和没名字的男性强暴、虐打、囚禁、操纵、遗弃、贩卖——当中有口里说著爱他，把他当成亲儿子一样疼爱的人，也有毫不掩饰地把他当成工具的人。柳原汉雅在访问中说过：“我们只跟世界征战过一次，在童年的时候，其余的人生都只是在不断面对及处理那次征战的结果。”在Jude不足九岁时，教会的路加修士哄骗他在无数汽车旅馆房间接客卖淫，并且教他在“受不住”的时候，用刀片割自己的手臂，看著血哗哗的流出来，流完就好了。在Jude的整个人生中，即使在他脱离了那些施暴者后，他仍然保留著用刀片自残的习惯，手臂和大腿全部都是疤痕组织。

路加修士不是Jude遇到的唯一一个冷血的男人，事实上，Jude会一次又一次地被解救，但一次又一次地落入更不堪的境地。直到十六岁那年，他在被虐至永久伤残后终于遇上了善良的社工安娜，她把从深渊中拉了出来。那年是Jude的生命第一次出现好的转变的一年：他在安娜的协助下考上了名校（路加修士虽然是个人渣，但也教了他数学、音乐、拉丁文），认识了挚友Willem、Malcolm和JB——然后在毕业后考上了法律学院和麻省理工的数学研究院。在法律学院，他遇上了恩师Harold，早年丧子的Harold后来收养了已是成人的Jude，成为了他的父亲。拥有悲惨过去的Jude，过得比很多人更好：他有亮丽的学历和事业，关心、爱护他的亲人、朋友。就像JB向他说的：“谁会想到呢，最终你甚么都拥有了。”

而作为故事的旁观者，我们总忍不住希望Jude得到最好的人生：因为他值得，因为我们多么希望上天是公平的，多么希望爱就是这一切痛苦的解答。在小说里，他的老师Harold向Jude提出要收养他，让他正式成为他和妻子在法律上的孩子和继承人的时候，Jude浑身颤抖，一句话都说不出，良久才开口：“There’s nothing-nothing-I’ve ever wanted more. My whole life.”那是740页的书里的第183页。看了183页，我才第一次忍不住放下书哭了。我想起，修道院里的修士，还有宿舍里那些看护，都说过他不配有父母，但Jude值得，他当然值得！Jude在汽车旅馆里被侵犯，被无数残忍的人侮辱，他承受过的一切的苦楚，给我的触动都远远不如他后来获得的爱。





《渺小一生》（A Little Life）舞台剧剧照。摄影：Jan Versweyveld

但《渺小一生》的残忍就在于这里。自Harold决定要成为Jude的父亲，决定付出一切去爱Jude开始，他的爱就是Jude肩头沉重的压力。在决定要完成收养程序后，Jude因为害怕自己最终再度被遗弃而不住自残，他不相信Harold真的想要他，觉得自己不配——因为曾经有太多人跟他说过，像他这样的人，怎么配有父母？也有人说过要当他的父亲，例如路加修士——他总是说，他们要是有一笔钱，就可以在森林中建一间小木屋，他们要像父子那样住在一起。但最终路加修士在旅馆里，几乎每晚都进入他的身体。Harold不知道的是，当他希望跟Jude像父子一样亲近的时候，Jude无数次以为他要脱下自己的衣服，以为要把他压在下面强行进入，那是上演过几百、几千次的戏码了，这一次怎可能会不一样？

Willem和Jude之间也是如此。有一幕我的印象很深刻：那时二人已发展成恋人，Jude终于向Willem坦白，承认自己并不享受他们之间的性爱。他没有说出口的是，在性这方面，Willem对他而言，跟路加修士，跟任何一个侵犯过他的男人都没有差别。他曾经以为，他和Willem如此相爱，所以他们之间的性，一定不会再代表痛苦和侵犯，但原来即使有一辈子的情谊，有那么多的爱，也无法改变那些早就写下的剧本。

二人之间还有这段对话。在Jude终于向他坦露不堪的童年后，Willem问他：“其实，你会不会不是同性恋？”

Jude说：“不知道，因为我都是跟男性发生性关系，我假设了自己一直都会是这样。”

Willem再问：“你会不会想试试跟女性做爱？”

Jude回答说：“不用了，It's too late for me.”

Willem再问：你会不会想试试跟女性做爱？

Jude回答说：不用了，it's too late for me。

对我来说，这大概是全书最令人痛彻心扉的一段对话。“对我来说太迟了”——任何爱，关怀，善意，美好的人事物都不够，都太迟了。爱没有能改变甚么，它在《渺小一生》的存在，最多是一次又一次证明了它不能改变甚么。Harold、Willem，还有Malcolm和JB，还有很多其他的，善良又纯粹的人们——他们那么用力地在爱Jude，那么用力地让他相信，活著本身就是有意义的，那怕是为了Jude自己，或者是为了身边那些爱著他的人，但爱似乎让人失望了，它不是甚么灵药，更无法战胜命运与死亡。

## 无望的圣徒

写到这里，问题好像回到了原点：如果爱不过是一场幻觉，如果爱战胜不了活著的苦楚，那么爱是不是就是巧言令色而已？很老实说，我在写的时候完全没有答案。我当然想说有——但那可能是因为我抓住那个让我觉得欣慰的叙事而已。在悲剧面前，我们唯一能说的就是这些了：“啊，我们在命运面前半点权力都没有，但还有爱啊。不枉我们来人间一趟。”说得好像我们有选择一样。

可能我们都害怕，在文学电影，甚至新闻里的悲剧，最终会降临我们身上。就算不是爱，我们也会去找别的理由吧？小时候我记得看过一个新闻，有个中年妇人在自己住的香港公屋楼下，被一个跳楼的人压死了。那个妇人身世坎坷，嫁了个没用的酗酒又败家的丈夫，自己独力养大女儿，但后来又患上癌症。被压死的那一年，她才刚脱离癌病魔没多久，而女儿又上了大专，是一切仿佛终于要好起来，之前的一切辛酸终于证明没白费的时候，但她居然给一个在天台跳楼的陌生人压死了，没迟一秒没早一秒。我记得，那时这个新闻让我想了好久——因为好荒谬，而我不接受荒谬，一切都应该要有个原因。我想到了一个解释，一个很热血左翼青年的解释。我在脸书写道：“他们不是命苦，是穷，是没有选择，就这样而已。除去了所谓命运的神秘面纱，才能看清制度有多么可怕。”

我不是质疑这个说法，我只是觉得，人真的很不愿意接受没有来由的不幸。这大概也是《渺小一生》被视为“misery porn”的原因：因为我也想问，Jude为甚么要那么惨？惨不要紧，为甚么没有出路，没有救赎，为甚么人生不能有个“positive spin”？为甚么那么多的人在爱他，崇拜他，怜惜他，丰富著他的人生，但他就是不愿意好起来？朋友说，她很怕有些人说“新闻太多惨事，为甚么不报些好人好事”的说法，我也同样从来都自诩是能直面甚么社会黑暗面的知识分子——但原来在命运，在死亡面前，我是那么愿意接受那些巧言令色。





《渺小一生》(A Little Life) 舞台剧剧照。摄影：Jan Versweyveld

上个月，我终于在伦敦Savoy剧院看了《渺小一生》的舞台剧。友人问我觉得怎么样，我说：“书好得多。”剧长近四小时，在这四小时里，我看著James Norton饰演的Jude被虐待，被侵犯，被脱光衣服遗弃在下著滂沱大雨的街上。我也看著他拿著刀片割自己的手臂，看著鲜血从他手上流出来。James Norton有一半时间都穿著一件染血的上衣。看到他自残的时候，剧院观众都忍不住别过头去。我不喜欢这个剧场改编，不是因为暴力或血腥的画面太多，而是因为Jude的一生远远不止于此。七百多页的书被浓缩成四小时的舞台，代表了许多细节被粗暴地略去了。柳原汉雅真的写了很多细节，在读书的时候那些细碎看似不重要，但被略去之后，我才发觉：啊，那些无聊的对话，那些派对，那些数学公理，法律争议，JB的艺术观，Malcolm的挣扎，Willem拍的电影，Harold的创意料理……那些才是Jude的人生。没有那些刻板的沉闷的平凡的细节，那些暴力好像没有特别令人觉得难受。是因为人生可以有那么多的乐，苦才特别难以下咽。

我想，如果说爱有甚么意义，那不在于超越甚么死亡或黑暗——它的存在就是意义本身了。爱和苦不是光明和黑暗，善与恶的对立，爱也不是甚么死亡幽暗的解药，有时候，爱甚至令那些痛楚更难以接受——发生在Jude身上的一切正好印证了这一点。柳原汉雅完全没有盲目歌颂爱，她坦白地写出爱的本质与限制，但那也许是对爱，对生命更大的宽容与尊重。我想，爱存在唯一的意义，就是即使它可能远远没那么强大，我们仍然可以去选择它，仅此而已，别无其他。